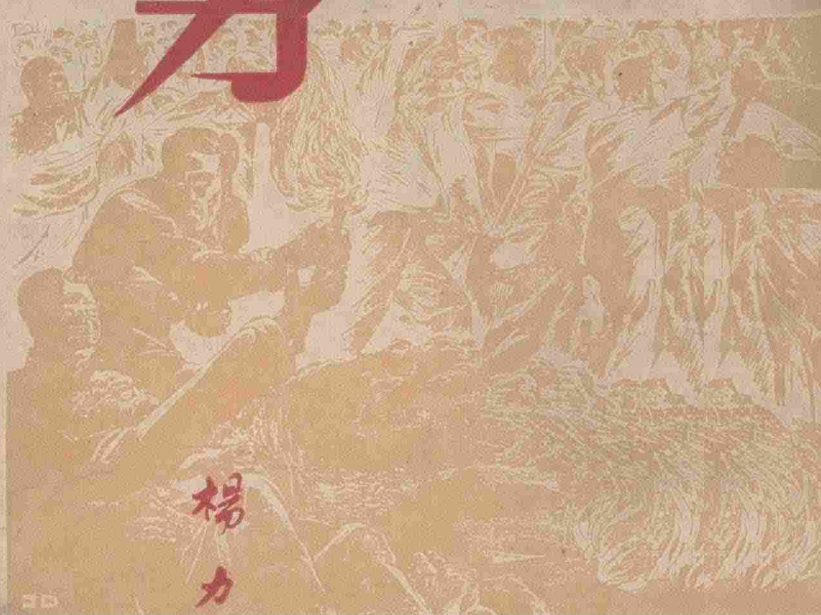


熱

力

楊力



文化工作社

工人叢文

[第一輯]

3

力 熱

著 力 楊

一九四九年六月印行

熱力

著者

楊

力

發行者

韋

丘

琛

發行所

文化工作社

上海(11)北京路713弄520號二樓

有版權・禁翻印

一九四九年六月滬初版 [1949]

1 西行記

李廣田著 九.50元

2 人的道路

劉北汜著 四.00元

3 熱力

楊力著 四.00元

4 記憶與忘却

方敬著 五.00元

5 三月書簡

駱賓基著

6 領路的人

劉嵐山著

工 作 文 叢
[第一輯]

序言

對於過慣黑夜生活的人，早晨在他是一種發現、驚奇、懺悔！和感奮。因為他躡擠或沉落於黑夜的喧嚷或死寂之中，忘記了早晨的偉大和美麗，使生命蒙上黯淡或不潔的色彩，造成人生的歧路和損失，——無從補償的損失，除非來生可贖愆的損失。

但另一方面，懂得黑夜的美麗意義的人，（我在一篇文章裏就歌頌過黑夜賜予我們的偉大，它試鍊了我們，使我們變得偉大，）姍姍而來的早晨就會使他感到更大的愉悅、和更新，逼進了生命意義的完成。因為生命的意義，就是擊敗考驗的創造，跨過死亡的征服，和蔑視一切穢污的佔領。這就是站在生命頂上點的意義完全的人。

我是過慣了黑夜生活的人，在這長期間的習慣性的黑夜生活中，我雖然時時感到它的像蚊子一般的討厭。淹沒了一切美麗的光澤的恐怖，覺得艱辛，喘氣，疲倦，和戰慄。但後來我發現它還能使我做一點事，把自己淘汰一下，整頓一下，充滿了出發和再建的悲憤的心志，頓又感到它的，殘酷的美麗，和是一個樓梯的心情，這樣的感懷，想起來覺得很可愛，雖然它有損我的健康，減少我的生活年齡，但這是胡塗的動物觀念，人生的幾何學，不能用這個方程式的。

近來不得不移居鄉間，使我不能不告別了黑夜的生活，每天在晨鷄的呼喊中早起，這種新的生活，初來頗使我不慣，雖然久矣崇敬它和懷慕它的了。但好的消滅了壞的，這是生物學和物理學的定則，很快的我就被這新的生活所佔領，對於告別了的黑夜生活，那「歷史心情」，祇是教訓性的仇痛。我完成了一個新生活下的治民。原來歷史生活轉換點的烙印，努力新的是蓋在不忘舊的

上的。

我很想這篇文章在陽光燦爛的悅快中來動筆，現在在寒冷甚至還有點黑夜的遺痕中哆嗦着來寫，使我懂得崇高的心境是什麼，然而我在寫這篇文章的中間，將出來的陽光和煦的熱力，已然充塞於宇宙中間，在我還坐在窗前，細味着自己文章的時候，萬道霞光即以雷霆萬鈞之力普照一切，解放一切，於是百鳥愉快的鳴囀，花木明朗的搖曳，在骯髒的小街道上疾行的人清癯的面孔上充滿了跨過黑夜的莊穆；撲向前面，我單純的感謝完全從黑夜的輓下掙出來的歷史的歡欣，和從一個終點又是起點出發的嚴肅心境，而放下了這篇文章，微笑的向前望着這蘇生的天地。

一九四八年深秋

目錄

序言.....一

卷一

記憶.....一

距離.....六

卷二

沉悶期的斷想.....二

卷三

| | |
|--------|----|
| 蛇 | 二四 |
| 掘墓者 | 二九 |
| 魔術班子 | 三五 |
| 窗外 | 四〇 |
| 悲哀的玩具 | 四三 |
| 夜間的遭遇 | 四七 |
| 熱力 | 五三 |
| 黑夜頌 | 五九 |
| 卷四 | |
| 悼黃浪萍君 | 六五 |
| 在寒冷的上海 | 七〇 |

| | |
|------------|----|
| 在寒冷裏..... | 七四 |
| 就是這樣的..... | 七六 |
| 一張照片..... | 七九 |
| 給戰鬥者..... | 八一 |
| 後記..... | 八三 |

記 憶

大前年的七月，因為生活的灰色，我到日本去旅行。那時北方已是很熱的天氣。一個人在塘沽上了大版商船會社的「長城丸」，第二日早晨出帆，天色很晴朗，站在充滿着異國人歡笑的甲板上，看着漸漸變黑的海水，初次感到去國的悲哀。……

神戶換了火車，是晌午那一趟東京行的急行列車。驛站買的一束紅花，和一份Japan Times，放在身旁的沙發椅上，自窗口一直觀覽着窗外的風景。車到名古屋上來一個中年的紳士型的客人，是一個瘦子，光頭，架一副金絲眼鏡，上唇留着濃黑的小鬍鬚，很光燙的洋服。他一隻臂搭着雨衣，另一隻手揩着額角的汗膩，在我對面的空沙發椅邊停留住了。我呢，因為過去過慣了缺少

機警便不能繼續生活的日子，對着現在面前這位客人，自然早就盯着了。來客彎下身子，態度和藹的向我問了一句什麼話，我是一句日本話都不懂，但那近乎神經衰弱的戒嚴心理，却放得輕鬆了一點，便謹慎的向問者說了一句英語：請他原諒，我完全不懂日本話。客人愣了一下，隨即微笑了，把身子輕輕的倒在看定的沙發角裏，手支着腮，那表明受過進代西洋學問薰陶的極有定見的兩顆黑眼珠，滾到眼眶的中間，似乎是盯着我，又似乎是盯着那一束紅花和一份 Japan Times。車開行了，車內恢復了停車以前的秩序與平靜。來客緩緩的把頭湊過來，用流利的英語說：呵對不起了，莫非是中國來的客人嗎？我點頭。他接着說：是上海！我搖頭答說：不，華北。就接着問他：可曾到過中國？……他笑得響了，手托了托眼鏡，身子倒後去，一邊說：去過，不過是經過一下罷了。……於是我們繼續着談了開去。……中間交換了名刺，是東京一所不甚知名的大學國際法教授，姓岡本，名古屋地方的人，客居東京，不過因爲一

種情趣的關係每週總喜歡偷閒從東京回來住兩日。

對着這一位中年的，態度謹嚴的紳士，我忘了自己的身份和理所應當的戒衛，近乎放肆的縱談着。大約也因為三四日寂寞的關係吧，正如安特列夫所說，說話是人的天賦，一個人不能開口毋甯是一種苦刑。但對於中日紛爭，我沒有提及，倒是客人無意間說到了，雖然只是籠統的抱歉。在那變得陰沉而低微的聲音裏，我低下了頭，隨着那聲音，正如一把黃昏的慘淡的野火，逐漸的自己熄滅了。接着是一個極難堪的沉默。再把頭抬起的一刹那，我看見那緊張而黯淡的瘦臉上，兩隻有神的眼珠子帶點憂鬱，却是更顯出精黑的直的向前面，超過我的頭頂，不像是避開我，而像是看着一個模糊的遠境。這情形給了我很大的感動，我想起那個老詩人，在垂暮之年所寫的題名「求乞者」的一首詩。……：

我們所談都是一般文化情形。日本的新聞事業，歐洲人在日本的文化活

動，都在談及之列，他總是詳盡的給以說明，有時還帶點批評和分析，指手畫腳的像在教室的講台上。這裏我發現他有點口訥的毛病，額角時時浸出興奮的汗珠。抵橫濱的時候，他做了一首中國的五言律詩送我，我却毫不懂得這，他表示了惋惜的樣子。

夜十時到東京。我們一同步出車站，在幽暗而寬闊的街上走着，依在比自己高一個頭的岡本先生的身傍，每在談話落脚的一刹那，似乎聽見那胸內發出的急促的呼吸聲。……終於找好了一家旅店。「我們是青年，生活總是節省的好，」踏上那發亮的旅店門楹時，他說；其時大家好像是久識的人。彼此的用句都很簡潔，他在那在燈下看來略顯紅色的面孔，似乎豐潤了，眼內發出燦爛的光……到了我的居屋裏，一切都替我安置就緒，他又囑咐了下女，說明希望以後能多見，名片上印有他的住址，接着說了一個法國字……*Adieu* 揚着手，微笑着走了。……

以後却一直沒能相見，……只是後來看「日本新興文化運動史」，在頭幾頁裏看見他的名字，知道是一個曾爲日本的幸福努力過的先進，後來，大約是「沒落」了吧。……

我在日本流浪了一年多，時時遭到刑士（政治警查）和浪人的輕蔑與侮辱，每每感到悲憤的時候，那有兩隻一直望着前面的極有光彩的黑眼珠的瘦而嚴肅的面孔，就浮現了出來。我從僵冷的感情裏走出，感到了溫暖。

我們的敵人是日本軍閥，大部份人民却是我們的友人。——是一句口頭禪似的話，不知怎樣，看到或想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對它特別感到真實，甚而生出了希望。

（一九三七、二、二、）

距離

游擊地風景記之一

我和C同志沿着土堤走下坡來，談着工作的事。猛抬頭，就在眼下的一塊窄而狹小的坪上，放了一副担架，圍着幾個閑兵和老百姓，似乎在忙，却是很沉寂。

担架在前方是最最平凡的事物，和後方馬路上的汽車一樣。但雖然平凡，却在在總惹起人們或多或少的注目，真是藏着一種不可思議的道理。C君像是有人突然觸了一下他的肘子，喫了驚似的說：「呀，傷兵又來了！」說着，拋開我，奔了去！

我是才從最前線到師指揮部來，這裏距敵地十五里，是山路，地方位置在

山坡上，房子是一例的土洞，就從高處看，也不像一個村子，不要說在飛機上直着看了，所以是絕對沒空襲危險的安全地帶。雖然敵人的砲曾經向這裏打了近百響，但那更沒有關係，他不會到這裏來，就沒有危險。想到今日上午火線一帶的緊張，再想到現在的境況，像是洗過一個熱水澡，身體輕鬆了許多，隨了C同志的背影，自己也悠然地走在担架前邊，滲進似乎忙碌的人夥去。

那是一副老百姓用嫩葉樹條紮就的担架，但那軀體，完全遮沒在一張褪色的淡青色綢料的被子下了，被子呈着悲劇的面色，大概是遮着傷者的腿子的地方，印過兩朵逐漸在擴大和加深的紅黃色血團，像兩朵凋零了的大牡丹花。C君邊在和老百姓作着緊張的談話，邊在忙着用一條浸着血漬的白布，蹲在那裏，替那被子蓋得祇露下的頭包紮着，裹得只騰下一個三角形的臉是紫色的，眼垂閉着，微掀的嘴角內，小偷似的流動着微弱的呼吸，還有那像一片，固體的黃色牙齒。一個聲音在耳邊說：「是我們的兵」，但我看，就知道實在是一

個老百姓，這比是我們的兵，還使我的心陰沉。我沒有說話。

一個敞開衣襟，不斷的拭着頭額上不斷流出來的汗，歇思的里的說着話的小夥子，用匆促零亂的話語證明了我的猜斷。他就是傷者的表弟。

傷者龍家凹村閻長，一個農人，名叫馮煥堂，龍家凹離敵人佔領的鎮子有三里地，快一年了，每天有日本兵到村上來，村子經常的被攤派着錢，糧食，柴草，和一些零碎東西，最傷腦筋的，就是攤派姑娘和壯丁。房子是早給燒了許多了。隊伍下山反攻以前，上邊的事情，就是他們生活的最主要內容。

隊伍在盼望中下山了，前夜的襲擊中，馮煥堂不聽營長的話，說他沒有軍事常識，最好幫助運輸就夠了，他把隊伍帶到敵人的陣地跟頭，走在最前面，倒像個久經戰場的人，而一顆子彈，在正在前進的馮煥堂的兩個腿肚中擠過，腿肚的兩塊肉，在馮煥堂的倒聲中，都飛去了。漢子說着哭了，用拭汗的手巾揩眼淚，像一個孩子的動作，邊就把一封信遞給我，是團部衛生隊來的公函，

說是人流血過多，野戰醫院頗感束手，藥是上了，但希望無論如何送到後方治療，「以竟軍民合作之全功」云云。漢子再補充着說，營長發下十塊錢，村裏人也七湊八鑽弄了四十來塊錢，作爲馮煥堂治傷之用，「因爲是國家事」，末後，漢子用這句生疏而帶硬性的話結束了談論，害羞似的紅了臉。

C君已把傷者的頭包好了，周圍的幾個人，——老百姓和雜兵，却是低着聲音嚴肅地談論這事。一個闔下巴生滿亂髭的馬夫，小心的，微躬着身體，端來一碗開水，蹲下身，魯莽的把碗向傷者的唇邊碰去，傷者已入於胡塗狀態，口唇失了控制力，水撥了一些在被子上。一個麻臉的老百姓看到這，馬上嚷起來，「同志；你瞧我來」，說着跳到担架旁，不費力的用臂把傷者扶起來，馬夫歡欣的又把碗湊上去，這回是更多的水撥在被子上，傷者也顧不到這些了，而且似乎因爲這一扶，他的精神更壞，喘氣更短促而粗了，在幾個人同聲的「干涉」下，麻臉的老百姓和馬夫都失望的站了起來。

沉默，沉默，實在沒有什麼要說了。流汗的漢子已隨着C君打辦公的土窰裏走出來，拿了給醫院的公函。我心裏默想：馮煥堂恐怕到不了晚上了，但沒有人敢講這句話。雖然浸在傷感而激動的氛圍裏，在汗子一露面，馬上就有人嚷着「公事拿到了，那，走！」兩個也流着汗，坐在石頭上啃着乾饅的老百姓，以最敏捷的動作跳了起來，把饅擦到屁股後的吊袋裏，拾起担架，另外兩個本地老百姓也默默隨了去。馬夫瞪着眼，寂寞的說：「不喝水嗎？」……

夕陽還徘徊在山頭，光線像是更有力，在山頭旁的羊腸道上，這一小行列，以平穩的姿態前進；山裏蹲的閒兵，在担架經過時，本能地站起來，用激動的口氣問：「又是我們一個弟兄？」……

人與人之間，原來是沒有距離存在的！……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在中條山）

沉悶期的斷想

一 人之子

讀一篇安特列夫 (Andreev) 的創作「齒痛」，寫一個卑小的商人般安別忒 (BenTobit) 一面患着劇烈的齒痛，發脾氣，站在樓上欄干旁皺着眉望着街中正在進行的事，——這是別人給他提議的一種臨時止痛辦法，一種精神娛樂。耶穌在如狼似虎的羅馬兵的鞭子下，在被欺騙而變得蠢昧的觀衆的呼笑聲中。帶着「原宥他們罷」的感情，走向各地屠場的情形，我們覺不到狼狽，而想到創造的艱辛，再看到現在的大城小鄉的教堂，就覺得滑稽。

二 被損害的靈魂

雜讀古田大次郎的「死之懺悔」，春秋文庫本。這樣的書，我怕一頁一頁

的讀。雖然祇是零碎的亂翻，但我已看見那痛苦，是如深冬荒原的積雪一樣的深厚潔白，便忘記了自己要保養身體的話。偉大的精神生活者，盡人的義務的人，總常是忘了自己的肉體（也就是忘了世俗的所謂幸福），而努力創造人間精神的聯合。古田大次郎是剛剛踏進這條愛的路，便被刺傷了，損害了，因之在他的書里還留着疑問：「死可以解決事情嗎？」的話。他才二十六歲，就離開了他熱愛着的世界而走到另一個他不願去的世界了。

二 書與生命

書這東西是可以增進世界的發育，但也可以消沒著書人的生命。中國古時一個文士說：「大有爲人不著書，」似乎是一種市僧的說法，帶「人生營業」性質的，姑置勿論；但一個年青青的有血有骨頭的人就躲進書齋，以著書立說爲事，總是可怕的事。而且是一種無聊。安特列夫說，「垂死的人想活在著作上，是太可悲的事，」這位被諡爲「一個負傷的知識階級」的話，確實是可以

思議的。

看到過一冊論杜思退益夫斯基的書，題名爲「理智的敗北」，作者記不清了，那書裏有一句話：「理智往往壓到了生命。」雖已幾年了，我還沒忘掉這句話，而且寫了出來。

四 平凡人戰慄的圖繪

安特列夫說，他因爲看了一本叫做「天才與遺傳」的小書，（這書有日譯本，岩波文庫版），把一生過壞了。近來想了想，覺得頗有道理；太相信書的人，往往是悲劇的。市俗說法，說這是違反「自然生長律」；醫生說，這是神經衰弱。迂闊可笑。但可悲的是，因爲人間有這樣的人，我們纔有現在這個聲光化電的世界，人生纔顯得深刻，有前途，完成了和完成着「人在歷史中的意義」。

痛苦的人生創作者，是怎樣可哀的使凡人戰慄的圖畫啊！

五 文字以外的力量

一生能爲人類寫一卷書，是高尙的德行，但這寫必建築在堅固正直的人生基礎上。在這個世代，我覺得文字還不夠是一種真正的手段，用來報復自己所切恨與憎惡的。

像一個多戀失敗不再相信愛情的女人，我不大相信文字，雖然愛情和文字都是創造的力量。

拿破崙說，我教你一個字，要做「主人」，拿破崙的「主人」是指人生征服者；但我們要一種「人生的主人」。

六 神的出路

讀芥川龍之介遺書，（這位「鬼才」是自殺而死的），說是自以爲很早便是神。這是一個良心者不妥協的感覺。這里芥川自殺的原因，可以說他把自己祇看做一塵不染的神，所以終了變做飄渺的虛無的神，這樣沒出息的「神」。

活在這個到處是窟窿的世界上，肉體精神極是痛苦的，在不打破精神現狀的局面下，那唯一的出路，便是把這付身子從地上移開，完成了詩人的「美化」或「昇華」。

我也覺得自己是一個神，但我同時也覺得自己是一個惡魔。我並不是馬基佛利的徒弟，我的簡單意思，就是和肉體存在的世界，一定要鬥爭。

七 要和世界一齊痛苦

一個人不僅要溫習過去生命裏的歡樂，更應該溫習過去的痛苦，後者對於「人」的生長上，極爲重要。

開拓者的生命，就是痛苦繼續的生命，生命的開拓者不唯有一個修道者的忍耐，殉道者的意志，而且他也必須是一個力士，能一脚踢開一切，就是紛紛滾到他面前的，向他獻媚或恐嚇的各式誘惑。

能和世界一齊痛苦的人，是最偉大的人。這痛苦包涵了創造和鬥爭意義。

八 伊爾文一瞥

看伊爾文見聞錄 (Irving's Sketch Book) 是無聊的消遣的讀着。伊爾文在現在看來，是一個「淺見」的人，但在當時，美國戰勝英國而獨立，却是一個懷了解放的大的喜悅而諷刺過去的加在他們身上的奴隸色彩的人。因為此，就不免有一點誇張，有暴發戶氣味。

九 成立另一個系統的進化

——難道進化了幾千年的人類，還是這樣的和一切動物差不多麼？我的心裏時時這麼響着。

但是，這是愛世而厭世的年青的迦爾洵 (Garthion) 的思想。他說「你們卑怯而自私的動物！」於是他要愛不能的（不是愛莫能助），憤憤的從世界離開，以事實完成他的「思想體系」。

這該是社會進化來的悲劇。「進化就是罪惡」，這話不能成立。亞里斯多

德要提高人類精神生活，主張限制財富和禁慾，這種神經不健全的辦法，被人說是「犬儒」。

要改造，得用另一種方法，就是成另一個系統的進化。這又叫做革命。

十 小論合理的生存法

一個人在馬路上無目的地蕩，泛起一個感想。就是覺得世界的人應該分爲兩種。一種是太不愛惜肉體，而視靈魂至上的人，靈魂不健全，比喫不飽還難受；另一種英雄，是在無論怎樣的局面下，只注意健康，而不在靈魂上找出路的人。這種人自己衷心的佩服，社會也公認是一種合理的生存法。

十一 接論記合理的生存法

關於兩種人的說法，我覺得蕭伯納的分類法對：世界有兩種人，一種是努力做事的人，一種是努力阻止別人做事的人。

十二 卑劣滅亡的時候

卑劣這東西，我想，有他的勢力存在的；在人類生活的土地上，它當是一股劇烈的暴風，盲目的摧毀一切，許多可愛的天真的生命都被捲得無影無蹤或是殘缺不全了。

可怖！

我想，沒有整年繼月的刮風天氣，甚至沒有整天都是刮暴風的日子。人應當樂觀。——不是達觀。

要正直的生活，青春就會爲這暴風所消沒。

在舊社會，人感到孤獨的時候，每每就是邁步前進一步的時候。

十三 不是簡單的一件事

文學，一定得賭着自己的生命。那樣，玩弄了文學，首先就得玩弄自己的良心。

這並不只如隨便玩過一個女人就拋棄了毫不足奇一樣的簡單。

十四 生命的話

打倒生命平凡！

十五 近乎敷衍的奮鬥

有一種卑下的生活：小見，無聊，自私，捧人，打呵欠，睡覺，看相，談性交，說罵人，真是一種生活範圍最狹的生活。——許多人就這麼活着，麻木了，老了，死了。……在這樣地位的眼睛看來，這「花花世界」也許真是不可思議罷！

易卜生說，一個人能保持着自己的內心生活是難事，是一種超等的唯心論說法；但做起來確是近乎一種苦行。否則，就會是近乎敷衍的奮鬥。

十六 兩種「超人」

易卜生把「國民公敵」裏的醫生司鐸門——一個爲公衆謀福利而遭到侮辱的人，寫成一個尼采式的英雄，把羣衆的盲目症看做羣衆性的全般，所以他悲

觀，講孤獨的偉大。但在另一個被稱尼采式的浮浪人的劇本裏，却有另一種羣衆性的寫法。“Night Lodging”裏的小偷沙丁說：「你給我五盧布，我就承認你是英雄，天才……」

十七 易卜生的憤慨

一本好書和一個好人在這世界上生存，都是很不容易的事。難怪司鐸門醫生失敗後，要找一個無人的小島去居住。

「世界太卑鄙了，」全個易卜生的生命和著作喊着。

十八 俾斯麥的人性

看着有名的傳記家·依路德威忌 (E. Ludwing) 的「俾斯麥」。這位以「仇恨，驕傲，氣勇」構成生命力的「鐵血人物」，愛樹愛狗而不愛人的人物，是真正的理解了和運用了人類的惡根性，——絕對的殘酷；但在普法之戰裏，當這位偉人正和威廉第一談話的頃刻，突然報說他的大兒子負傷了，這位俾斯

麥，立刻「面呈灰白」，不顧一切的，馳馬向戰場而去了。——充分的一個弱者的面像。

作者說，普法之戰所以完的快，這也是一個原因呢。

我們發現，俾斯麥是也存在着濃厚的人性的，不過他的表現法是自私的。

十九 馬基佛利要在戰爭中毀滅

看看馬基佛利的「帝王論」(The Prince)，這是一本西洋的政治古典，專講統治，奴役，滅亡，霸佔諸事的，彷彿中國「法家」的學說。是馬基佛利這位「臣下」給意大利皇上上的「條陳」，聽說莫索里尼爲這書做過一篇有名的序，(這是從路德威忌的莫索里尼傳知道的)，可惜是沒有看過。

西洋的政治惡棍，差不多都是這位作者的徒弟。至於莫索里尼自稱是尼采的連襟，卻是冤枉的事。

我想，這是一本罪惡的書。這書的出世，等于給人類歷史塗上了一個污

點。

祈禱這書的「精神」，在戰爭裏死滅，不要再擾亂我們這個已經痛苦得夠了的世界罷！

二十 生命的零餘者

一年多了，我住在一個沒有公園的城市。公園，是城市的精神排泄所，矛盾的城市人的生活緩衝處。但後來我纔發覺了，這里也原有一個公園哩！而且照例還擺着幾種「生命的零餘者」的動物哩。

一切東西都貴了，這些動物們，也是怪可憐的。但想到牠們對於人類社會生產活動本來就沒什麼用處，——甚至作爲生產原料；這些不能產生市場價格的動物們，以牠的存在算是牠的價值的；失掉了上帝賦予牠們具有的「性情」，寂寞的接受着人們的鑑賞、好奇、嘲笑的眼睛，甚至小孩和無賴的石頭，都麻木的忍受了。

這是一種什麼美學原理呢，可憐的動物們！

（一九四一年）

蛇

那時候的太陽是灰黃色，夜里月亮倒清亮，地上空無所有。牠們限于職業不得不敷衍着，其實很不耐煩。因為，誰願意老守住一枝不開花的樹呢？……

有一日，牠們大為喜悅。像教徒喫了復活節的餅。——東方被迷霧所罩，一片昏暗。太陽發見，躲進雲裏，到後來伸出半個腦袋，看那霧已然稀薄，潔白，一片發亮的綫條，澎湃的在動，地上亂做灰暗的一團，挾着可怕的鳴聲。太陽害怕而且嘆息，絕對要不聽主人的話，不管責罰，退職永居于雲里。像失了業一樣，因為雲里是一團灰，單純得無聊，覺着還不如無物之地，悶不住，又伸出腦袋了，這次，牠要高興得舞蹈，——地上變成一片綠，綠里雜着奪目的五色光采，只見一個細長的動物在其中遊行，嘴里咿咿啞啞，那聲音比那發

亮的綫條更柔曲，受聽。他便伸出整個腦袋，火球一樣的懸着，大地金光燦爛，牠像後來地上的官吏領了薪水似的，起勁的永遠照耀着了。

晚上月亮不那麼清亮，彷彿躲在毛玻璃後面。大地迷漫着薄煙一樣的氣，色調隱去了，那細長光膩的動物，已然在一棵樹下安息。「要防備，」他想，記起創造者的話，他無法睡着，這聲音在他的身體內滾過，像火樣的燃燒。他不信仰當中的善惡樹上的菓子，當真喫了以後便會滅亡。滅亡？他立刻泛起一股害怕，冒瀆了神的恐懼，但立刻又平靜了。他有一種誘惑，誘惑，人類意志的敵人，這時在亞當的心上悶礫了，像一顆美麗珠子。

他站起來，忘了創造者，只逕走開，河流在樹蔭下的黑暗里淙淙的流着，禽鳥拍着翅膀，草跟下的百虫和鳴，獸們在遠遠的山嶺大吼，牠們在亞當的面前都像是光那般的誇耀，誘惑力像河流般的暢蕩不止，他一直低了頭，向當中的善惡樹走去，這時他心里塞滿希望的喜悅，但又塞滿了空虛。河流流到另一

個方向了，沒有聲音，禽鳥，大獸，和小虫，像都停止了鳴叫，他止着前進的左腳，抬起頭，兩隻眼睛，像兩朵美麗的花，在月光里飽滿的開着，那半個月亮，一點點的從雲塊里退出，像一個明朗的盤，像創造者的嚴肅面孔，和草地上的影子一齊跑着，他跑到一棵樹下了，渾身戰慄，禽鳥，走獸，小虫都一齊放開聲音，河流在打着節拍。

他的眼前是一泛暗，暗里湧現着創造者的面孔，他把頭埋在雙手里，不久這個影子自己消失了，眼里是一片純暗，他得到暗的安慰。

他的腳趾被一個東西啃着，他猛然翻起身，在月光中，分明有一條纖長的小東西，水銀般的閃耀，婉轉着身軀，那尖細的頭向他仰起。

他心頭動了一下，用澀的聲音說：「蛇！」

蛇把頭抬得更高的說：「是我。」她看了周圍一眼，安靜的說：「我比你生得早些呢，理應我起你的名字，但是你竟叫我蛇，你倒替我取了名字。好，

你聰明，但是，你應該利用你的聰明呀？」

她的眼更閃得活潑了，身子美麗的動。

他却是生了恐懼，人類第一個感情；但又感到甜蜜，祇聽她說：

「是的，你應該利用你的聰明。你知道你也是創造者啊，有健壯的身體，就有健壯的事業。啊，你怎樣發抖呢？哈哈，」她笑得很響，他完全迷惘了，「是你那創造者警告你說的罷。但要是『人，』——我給你起這個名字，你有血肉的存在，你就不該承認和害怕那一個幻想。他們給你的，是你不應要的，他們禁你的，是你應該要的。他們所指的滅亡便是你的新生，你的繁榮，不要忘了你的聰明。去，把那當中的善惡樹上的菓子吃一個看！那枚菓子會給你帶來幸福，幸福越滲加，人便近于神。神就是美和快樂。你應該利用你的聰明。你是創造者！」

在漸次光亮的月光中，她婉轉着身軀走了，她雖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這

「神」眼里的叛逆，卻在溜過的每寸「美麗的」地皮上，却留了「粗暴的」痕跡。

他驚得呆了，突然像一塊雲，他衝出樹的蔭影，爬上那當中的善惡樹！

月亮照得更亮了。

太陽一直照耀，綠的林里，這時耀目的不是各色的花，而是各色的屋頂。

鐘聲振鳴，壓下了鳥的吟唱。——

屋頂里出現了高大的屋頂和更高的屋頂，和更多的小屋頂，還有草棚，他又看見以前所看見的事情，但是地上早忘記了。看着這迷漫了霧的世界，他不相信它能隱藏深厚的痛苦，正像他以前不能相信它能隱藏快樂一樣。

掘墓者

漆黑的深夜，我在廣野上獨行。淒厲的風吼過去，捲過來，像一羣無告的冤魂在這人世都入夢的時間，作着他們的悲哀的申訴和抗議，仇視着生活的人類。貓頭鷹在遠遠的山林間咯咯的縱笑着，竟是勝利者的歡呼一樣，使人心悸。這黑暗的勝利者，他在這寂寞和寒冷中歡呼，沒有顧忌，沒有憐憫。蝙蝠們，先前還是在這低空上匆忙的迴旋，現在是收起了翅膀，又到他黑暗的洞穴中作自己可笑的夢去了。當他已真的造出了這一個他悲哀的恐怖的局面，完成了使命，自然可以放心的休息了，因為他還有他「明天」的工作呢。……

沒有恐懼，我是深沉的悲哀，——不，簡直可以說是寂寞。難忍的寂寞，使人憤怒的寂寞。……

我挺着身子站定了，風的吼聲是更大了，好像是加入了新來的悲屈和憤懣。大地被激烈的震撼着，砭骨的陰氣刺入肌膚，直到心的深處。森林中，狼又開始他的嗥叫了，起先是嬰兒的哭聲一般，婉轉而哀淒，漸漸的聲音嘶長了，竟壓過風的怒鳴，在大地上抖動，使我毛骨悚然……

我從寂寞中感到絕望了，於是繼續移動我的失掉知覺的脚步。這不是散步了，我想，這是無目的的彳亍。於是，我低下頭去，舐着乾澀的嘴唇……

風勢捲過山峽去了，貓頭鷹的笑聲和狼的嗥叫，像也暫時停止了，宇宙是真空一樣的寂靜，好像掉一根針在地上都聽得見響……

我聽見金屬掘在石頭上的清脆的聲音。我心裏起了一種溫暖的混和希望的情感。我想，在這樣的深夜，在這樣凍結的土地上，竟有掘着土地的聲音，好勤勞的播種者啊！

我懷着羨慕和渴望奔向聲音的地方去。一個人類，身材是這樣的高，一張

寬闊的臉上，兩隻迷亂的眼睛，在黑暗中閃着陰淒淒的光。他是這樣的衰弱，正彎着腰，用腳踩着鉄鍬掘着，并没發現我這個同類者。

金屬激烈的響在凍結的土地上的聲音，……

「喂，在這樣寒冷的深夜，你一個人這樣的工作，是——？」

我懷着極大的同情，溫和的發問，覺得自己牙齒上下的嗑響着。夜太深了，風捲過山峽，像是休息去了，貓頭鷹的勝利，已然慶祝完畢，「倦勤」了，只有狼的嗥叫，又是細而長的延續着……。

「我在掘墳墓！」

他仍舊彎着腰，辛勤的工作着，並且冷冰冰的答覆我了。我感到迷惑，實在太迷惑了。

「掘墳墓——」我低語着，重復的，舐着自己越發乾澀的嘴唇，「是村子上，或是，——請你原諒我，先生，自己的家裏，有急病的人？但是，先生，

即或有這樣不幸的情況，那你也得朝希望的路上想辦法，比如，走一點遠路，請個有名的大夫，或者，就乾脆送到城內的教會醫院裏，即或萬一人不中用了，那你也得請陰陽先生，然後按次序舉喪，何必這樣上緊呀？而且……」

「我在給自己掘墳墓！」

他的答語，顯然沒第一次溫和了，腰彎得更深，鉄鍬的聲音，已不復發出金屬相撞的音響，他已掘入地層，在鬆土上工作了。

我是窒息一樣的，從頭頂到腳跟，都冰冷了。寒冷，狼的嗥叫，都像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先生」，我溫婉的說，「你有什麼事想不開？要知道，一個人的生命，是貴重的呢。一個生存的價值，是無從估量的。……」

「這不用你管！」

他竟憤怒了，一直沒有望我一眼，身子彎得更低，因為他的腳，已踏進了

他掘的土中，工作在加速着，而且也容易……。

「先生，你不能！」我幾乎是含淚的大聲喊，「你不能！你的生存價值，……」

「說不用你管，不用你管，簡直是討厭！」他的聲音，竟這樣激烈，使我在悲哀中喫了一驚。「因為這是我的意志。我不是帶着使命行事的，這是我的意志！」他又像解釋，又像自白，但聲音溫婉一些了，我愧然記起古人的話，「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大概我的真誠已經感動他了，於是，雖然是更激動的，但也更興奮的，我竟一步奔上去，奪住他的鋤把。

「先生，你要想開，希望，朝希望的路上走，一個人不可自尋短見……」他沒答語，我是已經喘不上來了。他激烈的抗拒着，我的腳已經踏入他掘的鬆土上了，像掉去一樣，我喫了一驚，——已經掘得這樣深和廣！他的抗拒卻忽然停止了。

灰白的面孔上，鼻翼掀動着，他笑了。——闊嘴邊有兩道深深的紋。

「你真可感謝，」他平靜的說，「但是你一個人，在這深夜的荒場上亂走什麼呢？這樣寒冷，恐怕也是懷着什麼悲哀的心思罷？」

「我在想一個問題，這已經好久好久了。」我說，心裏想，事情有轉機了，於是，心裏竟洋溢着成功的溫暖……。

「問題？」他歪着頭，正式打量着我，「我看，和我一樣的解決這個問題罷！」

忽然，我覺得自己已經在他的脚下，沒有疼痛，我看見他的笑，——是這樣的笑，死的笑，刻在他的灰白的臉上！

恐怖！我的全身都冷卻了，我掙扎自己，……。

我到底離開他了，我在廣野上狂奔！

風尖利的刮着，天空突然出現了星羣，空間是淡藍的；在東方的天際，開

始閃爍着血紅的光亮。

村中的鷄啼叫了，許多聲音應合着……。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

魔術班子

在街口的轉角處，是一片瓦礫場，和周圍壯麗整潔的建築物，顯得一種不調和的存在。白日裏，下等的路人們，在這裏便解，已然成爲一種光天化日下的展覽；夜裏，附近的狗子們，聚在這裏做爭噪的比賽，也已然成爲黑夜中的公開祕密。但大批的時間，這裏是頗寂寞的。

前日罷，照例路過這裏，卻使我觀感一新，原來就在污臭的瓦礫上已經搭起了一片白布帳子，周圍用繩索圍繞着，對着街路的一面，有一個門，門裏仍然被布遮着，門的兩旁歪斜的掛了幾張野獸和人打架的畫片，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敲着銅鑼，一邊用了悲涼的聲調喊着：「看呀，看呀，看呀，各色新鮮的動物，狗熊·大蟒·豺狼·狐狸，一應都有，看呀，看呀！……」

我猛然想到，這是一個江湖的魔術班子，在這裏開張了。但是因為是陰沉的清晨罷，實在很冷靜，路人向它投着陌生的眼色，匆匆的過去了。

我一邊向前走着，實在替他們的營業担心，忽然生出一點「惻隱之心」。可是，這「惻隱之心」也實在多餘，到我從街上回來經過這裏的時候，在晴麗的陽光下，這裏已經熱鬧非凡了，白布帳子映出一片清新的亮光，門口的玻璃畫片也增多了幾張，擠成一排；那一個壯漢已經站在一隻凳子上，一面清響的擊着銅鑼，一邊神情煥發的在叫喊，詞句和話說也複雜許多，據說，各種出色動物，這裏全有！機會交關難得，不可輕易失去，而且價錢公道，每位三百元，云云。

我看見：不僅販夫走卒之類慷慨的繳了三百元，伸着頸子，進去了，就是有些紳士淑女模樣的上等人，也皺着鼻子，帶着輕蔑的笑容，隨便的扔下三百元，低着頭進出了，另外，一些穿各色制服的人物，則就昂首挺胸的進去了，

凳上的壯漢，對着這類特種顧客，先是苦笑，馬上又換成一種親切歡迎的笑，意思表示，「敬謝，賞光」的意思，就又直起嗓子，擊着銅鑼，有響有色的自我宣傳着，……

而且，布帳的附近已聚集了各種攤販，嘈雜一片，已形成一個「市」的局面，……

我一邊向回走，一邊低着頭想着那個壯漢口裏的言詞，這樣一個範圍的小布帳子，就說是網羅了所有的出色動物，真是膽大妄言！但他居然把一個臭氣的瓦礫場變成一個鬧市，而且有高等人前去買票觀賞，也真是不容易的買賣，對那一面銅鑼和那破裂的嗓子，我就不勝欽佩之至！

接連刮過幾天風，報上說是蒙古的寒流來侵，過幾天就可以轉晴變暖云。我整天躲在屋子裏，苦悶的吸着煙，聽着風在街上奔馳所發的嗚咽，窗子發抖的掀響着……

這天，天氣真的晴暖起來了，我又走向街上去，照例路過街口的時候，使我意外喫驚，不僅沒有了銅鑼的激鳴，壯漢的吆喝，向着光的布帳，各色攤販聚集而成的市，販夫走卒，或紳士淑女的看客，而且又照例的是一片瓦礫場，幾個下等的行人，蹲着或站着在牠上面便解，一切又恢復原狀了。

魔術班已經收拾了他的攤子，率領着他宣稱的各色獸類出發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不禁悵然的低頭走我的路，但忽然有了一種領悟；原來如此！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夜。上海。）

窗 外

在我的陰暗的窗外，是一片荒場。據說，在上海還沒這麼大的時候，這一帶是漠漠的荒墳，見不到人跡的。後來，上海逐漸浸蝕到這裏，荒墳的上面蓋起高大的洋房，住滿高等華洋人們，只有我的窗外的這一塊荒地，還被保留着，顯着原來的面目，不過也有一點改變，就是雖荒不野，顯得分外寒窘和醜。醜好像是被遺棄的零餘者。

這一塊荒地，白天是附近下等人或過路人的便解之所，垃圾也一堆一堆的橫七豎八的堆着，彷彿一個軟弱的人，任憑尊意處置，沒有什麼性格，可是一到夜裏，這裏就熱鬧起來了。

在不是人的世界裏，有着非人間的熱鬧和喧囂。

我的遲鈍的感覺，注意到這非人間的熱鬧的開始，實在由前幾天的風雨的夜裏。早晨，我冒着雨在街上走着，低着的頭忽然聽見嬰兒的啼哭，很遠又很近，我略一遲疑，發現到就在荒場的那邊沿一家紅色洋房的轉角處，放着一個用布包包緊的嬰兒，他啼哭着，掙扎着，不僅表示了生的奮戰，而且像對這個世界提着憤怒的抗議。雨濛濛的下着，我低帽沿，站在這一個同類的跟前，覺得慚愧和抱歉，我的處境，使我對他愛莫能助；但我接着就斷定了他的必須滅亡的命運，而且是很快滅亡的命運，在這個只知道對着歡樂笑，而不知道向痛苦看一眼的世界，這戰後剩餘的世界！

到我從又冷又濕的街上走回來路過這裏的時候，一切早已照着我的斷定實現了！那一個白色的包袱，已完全浸濕，而且被扯開一角，露出白白的人類的肉！

夜間，雨住了，起了很大的風，我扯過窗簾，靜靜的望着，抽着烟，什麼

也不想做。忽然，一隻狗子快樂的吠着，像得到了什麼的喜悅，接着靜寂了一會，忽然加進了幾隻的也充滿喜悅的聲音，隨着奔過去；又加進了幾隻的也充滿喜悅的聲音隨着奔過去，……竟是一曲喜悅的交響樂；但當達到它的快悅的頂峯的時候，猛然轉做嫉妒和憤怒，羣犬在互相吼着，扯做一團，激烈的鬥爭起來了。

這種鬥爭的喧囂延續著，一直到我走上牀，狗子們，靜寂了一會，又更熱鬧的喧囂起來了，像已經分成幾個勢力，並且都加入生力軍的大規模的混戰起來了。在狂風的怒吼裏，醜惡的吠聲充塞了整個世界，……

一夜我沒有能睡，我想起那個角上的嬰兒，這一個人類生命的滅亡，……從這以後，每夜，羣犬都在這個地方互相喧囂戰爭繼續不絕，我照例拉了窗簾，坐着抽烟，或躺在牀上，看着燈冥想着，……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日夜。）

悲哀的玩具

馬路上，一個孩子手裏拿着一個帶哨子的皮老虎，邊走邊捏着，皮老虎發出吱吱的聲音，頗有「虎」氣。孩子笑吟吟的，捏着身子，一個征服者的姿態，像君臨一切，……

迎面，走來一條狗，牠拖着尾巴，鼻子嗅着地面上潮濕的地方，警覺的又安閒的走着，純然一個平凡的狗的姿態。

孩子發現了走着的狗，像偉大的戰略家發現一個難得的致勝的時機，他突進一步，踏到狗的面前，先把五顏六色的皮老虎在狗眼前捏了捏，接着，拚命的捏起來，皮老虎發出呻吟一樣的喊聲；「悲烈的」，「狂亂的」，狗經着這樣的事變，先是左右的迂迴着身子，顯然，牠想就原地脫離這個災難。但是「

虎」的姿態縱躍着，「虎」聲怒吼着，牠迷惑了，發出了可憐的吠聲，又像抵抗的呼喊。可是，在孩子創造出的壓倒優勢的陣地前，牠到底帶着被悔慢的憤怒，拖着尾巴，向原來的方向逃去了。這很難說，牠退却了，在那個退却到的地方，牠將有一番考慮，佈置，和出發。

孩子狂笑着，跳躍着，正像世界上一切不義的勝利家所有的醜惡表情一樣，他把自己浸沉在僥倖的快樂裏，墜下去，忽然……忽然，他驚訝的停止了狂笑和歡呼，低下頭去：他手裏的皮老虎，經他的拚命的「征戰」，已經停止了可悲的呼叫，撕成兩片，成了一個廢物了。

他要哭。嘴邊的肌肉癢動着。就要哭，他先抬起眼睛，瞳仁裏是乞憐和自哀，但是，他分明看見，那一隻被他的皮老虎，（不是他，）「嚇」跑的狗，這時已經從新出發，以一個復仇家的身份，四腳伸開，肚子要貼着地，一條線一樣的向他撲來了，暴風雨一樣的撲來了，不可救藥的撲來了，……

他的臉子全白，全身抖動。沒有失去的悲哀，祇有滅亡的恐懼。這個大恐懼迫着他做出最後的行動！他扔了手裏的撕成兩半個的皮老虎，伸着腿，直着頸子，向原來的方向逃去了，就在一個臨街的黑門裏，那裏大概住着他的娘子，他跑進去了。

狗還向前撲進着，沒有吠聲。在戰鬥最巨烈的時候，往往是沒有聲音的。皮老虎，已經躺在街上，準備明天一早的清道夫嘆着氣把牠檢起來，遠遠的扔到街角的垃圾箱去，爲了公共的衛生，和交通的不受阻，……

我也是街上過客之一，所以這一幕發生在這街上的可悲的劇作，我是目擊者，我的感情被他所支配，……

「可憐的孩子啊」，現在，我悲然的憤然的想，「你太濫用你的『虎』的力量了。」

而，濫用「虎」的力量的，往往這樣。

悲哀的玩具！

（一九四七年四月中旬在上海。）

夜間的遭遇

是灰暗的深夜裏，只有動物中的敗類貓頭鷹以可哀的樂觀姿態在老樹桒上無恥的聒噪。

靜，無限的靜，海一樣深得不可捉摸的靜。沒有一絲風，屋子沉在秋季特有的鬱悶中，只覺得不耐的煩燥。人，是只想悲憤的走出屋子，敞開胸襟，大聲呼喊，向貓頭鷹唾幾口唾沫……

鄉間的一個惡人死了，人們哭過一通後，（這哭，很難解釋，只能說是藉屍哭已罷。）母親是走一步摔一跤的到那座青色大院裏給紳士磕頭求施捨去了。旁的人們，——沒有什麼旁的人們，便是這幾個隣居的糊塗婦人，也揩乾了她們自己的不幸的眼淚，驚覺到自己的「地裏人」該回家來了，也一股風的

走掉了。

只留下蒼白的孩子一個人，守着硬挺挺的死屍，還有作爲這可哀的家庭一員的黑貓。

好心的鄰家婆婆，臨出門時，一邊揩着鼻涕，鄭重的向掛着淚珠的孩子說：

「兒呵，要緊的，你要看緊那匹黑貓，萬萬不能教牠跳上屍上去，你老子生前不做人，萬一貓跳過的話，那就可怕多了。」

孩子記住這忠告，浸沉在無告的悲哀裏，低了頭坐在地上的短櫬上。

但是那匹貓，却意外的跳上了坑，到孩子驚愕的站起來，貓已經蹲在平平的屍身胸脯上，妙妙的叫着，用前爪在醜臉上撫擦。

孩子張大了眼和口，喊不出什麼來。恍惚間，他模糊的聽見屍身骨節拆裂一樣的吱吱的聲音，屍身動了，猛然間，牠挺立起來，腿併攏着，頭幾乎碰到

屋頂，從死滯的眼裏射出青燐燐的光，嘴紋是剛然的代表着委曲和憤怒。牠笨重的向前躍動，一剎那間，經過一個使人戰慄的震動，牠站在地下了。兩手鷹爪似的掙扎着伸開，顯然，死亡的痛苦，使牠要向人間索取報償和代替。牠要攫取什麼，這正是地上的孩子，作了牠唯一的目標。牠正規的向前跳躍了。

孩子向身後的門退出去，僵死躍着追出去。

於這，在沒有星光的沉悶的黑暗院子裏，在貓頭鷹嘹亮的助威的歌頌中，展開了人和屍，生與死的搏戰。

孩子全身的汗都乾了，他在僵死的逼迫中，是完全失措了。

「爸爸」！他用他的幼小者的淒絕的聲調哀求者，妄想得到矜憐和原恕。這也難怪，因為那個生前被稱為惡人的父親，也曾依照天性對自己的兒子矜憐甚是維護過的。

但是這死去了的父親，這失掉人性的僵屍，表現了絕對的聽覺的麻痺和感

情的殘酷。死亡的威脅逼迫牠找尋死亡以代替死亡，對面哀求他的，已不是他的生身之子，而是一個可憐的優於自己的有着呼吸的生物，是可以攫取到的解救自己死亡痛苦的替身和同伴。牠的憤怒，就在於他死了，而世界還活着，則是上帝於不公，自己的魄力不足，牠想，一切應該毀滅在牠之前，或者，牠以後，而不應存在，這對牠是不可忍受的侮辱和打擊，牠要復仇。牠的青色的失掉視覺的眼睛燐燐的閃動着牠的憤怒的慾望，手指骨節嚙嚙的響動，牠迫切的要求成功。

重又浸在汗濕裏的孩子狼藉的向那棵老樹退去，他的幼小的心靈，往往發生了這樣的感情，衝動的想到，這個可怕的僵屍就是自己的生身父親，那麼，就被牠抓着罷，說不定還可以得到牠生前一樣的撫愛的。但這麼想着，從逼迫到面前的僵屍的綠色眼睛裏，他打寒噤的發現到那渴望着攫取到他的生命以代替死亡痛苦的僵屍的可怕的企望。他的可愛的幻想，一下就消滅了。

把精神忽然一振，沒有乞憐和僥倖，戰鬥就是戰鬥。他從恐怖到憤怒，絕望到希望，充滿了堅強的求生意志，繞着樹身，正式的以僵屍爲敵人的作戰了。僵屍，正無數次就要攫取到的失望中更加憤怒了，他的全身骨節更激烈的響動，牙齒從枯黑的唇中縱出，用了笨重的身軀，跳躍得更高和更快，力不從心的顯得狼藉的向孩子作孤注一擲的撲擊和攫取。

孩子在戰鬥的疲倦裏發現到僵屍的最後的用了全幅力量的像是從高處向下撲擊一樣的更兇猛的向他撲來了，他一縱短小的身子，跳到樹背後不動，鄙夷的裂開脣，僵屍笨重的撲到樹身上，一陣枝葉的搖動後，完全沒有動靜，僵屍已經抱緊樹幹，指甲深深的嵌入樹皮內，痛苦的垂了頭，力竭的去世了，真正的死去了。

天色已漸漸發白，有涼風吹來，樹枝嘩啦啦着，鷄聲吃驚的呼喊起來了，天地間在湧出一個光華的白日，貓頭鷹早就逃到牠的卑濕的山洞內了。

天大亮了，母親才跟着求得的棺木走回來。……

第二天喪事辦畢後，（這之間，他沒有掉一滴對於死亡悲悼的眼淚，而只是微微的變着驕傲的笑容），他對人說述了夜間的際遇，一個唸書的老頭子說：

「孩子，你枉費力氣了。僵屍一來勁是很大的，所謂沛然莫之能禦。但這是從貓身上得到的力量，實際是有限的。只要沉着氣，轉個灣子，——僵屍是不會轉灣子的，牠走直線，那牠就無可爲力，完事了。」

孩子再說了他和僵屍的長期的苦鬥，和自己當中曾有屈服的心理，因爲那是自己的生身之父的時候，老頭子拍着掌說：

「你錯了，僵屍已然不算人了，怎麼能用對老子的感情對他呢。這也是一個辦法：你繞着樹身轉，教他儘在跳，不給他省力和省時，只要時間夠，他非死在樹桿上不可。」

（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上海）

熱力

賣水瓶的又過來了，你聽：

「修理熱水瓶子，賣水瓶子！」

我正在讀福蘭克赫大將的「德意志最高統帥論」，那裏帶着冒火的口氣在詳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的戰敗史，「虧他還滿呢，」我火氣的思想，「這些敗類！」可是，正在躬着背勞動的妻，忽然側了耳朵出神。

「你聽，」她說，「賣水瓶的又過來了，我們原來那個水瓶子。……」她站起來向我追述我們那隻破了的水瓶子，正像福蘭克赫參謀總長在「德國最高統帥論」裏追述他的祖國的失敗，「你不小心就打破了，裏邊還有涼水，他懶得倒出，就把滾水倒下去了，像放了一個炸彈，水瓶破了，現在……」她抱

怨的看着我，沒講下去。

「你的意思，」我樂觀的笑起來，「另買一隻吧？」

「不買怎麼辦呀，」她快樂了，像福蘭克赫希冀着他的祖國還要有一次勝利的戰爭，真是出了一個希特拉一樣，「沒有一個熱水瓶子，簡直就是浪費，你想，東西這麼貴了，你燒了一壺水，剛倒了兩碗，倒第三碗就是冷的，又得去燒，或到老虎灶花錢買？——如果有一隻熱水瓶，……」她的結論來了。

我沒響，把「德意志最高統帥論」拋到書堆裏，點了支燭，往樓下走，我的太太擦了手，担心的跟下來。

陽光很好，是真正的春天樣子。賣熱水瓶子的照例是那一個年老的山東人，照例的把擔子放在我的門口，照例除過一些嬉戲的兒童外，沒一個人照顧他。他寂寞的蹲在担子旁邊吸烟。我一眼瞥見：他抽着金鼠牌，而我呢，則是

煙店老板所稱的，癮三煙三貓牌。

妻也發現了賣熱水瓶的和我之間的抽烟上的距離，笑迷迷的說：

「勞動者和你這知識份子……」這一類令人深省的話。他的擔子上總共有五個水瓶子，都是沒有牌子的竹壳貨。

「你先生知道：這滿經濟，保你暖二十個小時。」

六千元成交了。妻總是嘮叨着，把五個瓶子一個一個的反覆檢查着，在陽光裏照耀着，五個都差不多，沒有特別的缺陷，也沒有特別的優點，五個水瓶子就是五個水瓶子。

「你看，怎麼辦？」

她的疑問的眼睛望着我，我已接抽了兩支烟，對於女人的這些可驚的耐性，我又佩服得有點不耐煩了。我在附近踱步，沒有回答。

從此，我們多了一份財產：一個竹壳水瓶子。但是，當興高彩烈的妻把它

裝滿滾水，小心的搽注塞子以後，當我又繼續讀着「德意志最高統帥論」的第六章「一九一五年夏朝與秋季對俄諸作戰」，她也躬着腰忙來忙去的時候，屋子裏發生了一聲空洞的爆擊聲：我們吃了一驚，原來水瓶子的塞子跳到床上去了，一股澎湃的熱氣從敞開的瓶口聲勢壯烈的冒出來，冒出來。

「怎麼回事？」我說。

「你也看見了。」她說，「我說，這個竹壳子貨靠不住，你老貪便宜，要是個老牌貨，金錢的或長城的，——那怕是有鉄皮的，就不會出毛病了。這個竹壳子……」

「那是裏邊的熱力衝擊呀！」我解釋着。

她檢起塞子，小心的搽着，露出苦笑說：

「這真難伺候，倒水的時候，裏邊稍有一點冷氣，她就爆炸，像上次那個一樣。可是這個呢，你把開水倒進去，塞子又被熱力頂起來了。真不好伺候，

真不好伺候！」

可是，在這時候，水瓶又發出一種輕輕的苦悶聲，瓶塞又跳到地上去了，一股澎湃的熱氣從瓶口聲勢壯烈的冒出來。

妻站在一旁歪着頭苦笑，又拾起塞子準備搽去了。

「不行，不行。」我站起來，阻止她，「你這是徒勞無功，不要搽牠，只要塞子輕輕的擺在上面，不要用力往緊搽，那或許就不至再來一次爆發了，而且，你真要搽得太緊的話，說不定連瓶子都爆了，那或許人還得受傷。」

妻苦笑着，顯得無可奈何的把塞子放在瓶口上，於是，更濃重的熱力，從塞子四週汹涌的湧出着，不久，屋子裏熱氣四溢，我的「德意志最高統帥論」的低頁上濕漉漉的，連我的眼鏡也潮潤了，起了一層薄霧，再看不見什麼。

我聽到妻的咒惡的聲音，她又在用力去搽塞子，對於她的不能接受歷史經驗的愚蠢的工作，我從心裏嘆息。

「你搽吧！非得整個爆炸不可，請用力搽吧！」我可沒有說出口；因為，她的不接受經驗的智慧，只能讓她去硬碰事實，而可悲的事實竟也教訓不了她。

另一面，我很愛這個竹壳水瓶子，超出實用的意義以上。

（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夜）

黑夜頌

我的精神，每每在深夜中最振奮，能一直熬到天亮，我才甜然的去睡；因之，以我慣于黑夜的生活，和對於黑夜的感覺，我真想綜結起來，寫一本「黑夜的經驗」，那麼一本小書，想來也頗有點意思的。

真的深夜裏，富于一種發現與創造的美，一種精神力，只有在黑夜裡，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和鍛鍊。就因此，我對黑夜的感覺是莊嚴和神聖的，在艱苦恐懼中充滿一種抵抗的作戰的歡樂。往往能完成許多出乎意料的工作，而且這工作完成得犀利和精美，也很完善和奇出。

先是，黑夜降臨了，憂鬱的黃昏已去，你在一個孤寂的斗室內，心情有點徬徨的踱着，一邊吸着廉價的紙煙，彷彿面對着一個討厭的客人似的不快，你

用紙煙來安慰自己解放自己。漸漸的窗外一切嘈雜的聲音安靜了，你的嘴喉也被尼古丁弄得辣而苦，甚至失去感觸的能力，你的情緒，也就從徬徨裏走了出來，黑夜的序幕階段從此完結，你會先安靜的坐下來覺得像走到廣野一樣的開朗，和無限的包容力。從這個基點，你就變得和一個大兵團的指揮官一樣，沉靜的運用自己的兵力，作展開的部署和運動，你會不覺的把手伸到煙盒裏取出一支煙，而劃亮一根火柴，（這種有光有聲有色的綜合藝術，使你的情緒變得輕快和欣悅）於是，你閉了眼吸煙，面部的肌肉也就漸漸的隨了煙氣的迷漫開始變化和緊張，而你已沉入一個單一的內心世界，開始了戰鬥。煙快吸盡了，你也睜開了眼，如果對面有一幅鏡子的話，你會發現在煙霧繚繞中，你的臉部肌肉已充滿了精神力的堅定和一致，你的睜開的眼睛，也必然已洗去一切的不安苦惱和憂鬱，變得光亮而閃爍。你整個人，彷彿是站在陣頭的一個將軍，充滿了神奇的戰勝一切的力量。從此，你將要開始你的工作，於是，筆尖和紙激

急的作戰，你把自己埋在工作的潮浪裏，忘了一切。黑夜這時加濃了，窗外已沒有一絲的亮光，黑暗封閉了一切，凍結了一切，一切歸他掌握和支配。你的工作速力也愈充沛，彷彿在戰鬥激烈俄頃的兵士情緒，爲了就到的勝利戰果，忘記死亡和負傷。外面風起來了，風頭而且這樣銳利，屋裏的氣溫往下低，你的工作情緒已然受到打擾，你開始不安的皺眉了；但是黑暗牠還不干心的，牠除了以本身沉重的色調吞沒你，他還指揮野馬似的夜風，作爲尖兵來攻擊活活牠的壓治下的有生物。屋子越來越冷了，你的工作情緒開始遲頓，減弱，你忽然又堅強的啃的嘴唇，眉頭鬆開了，表示你已不再屈曲的忍受，而是拿出堅毅的意志，抵抗侵略者。一直到屋裏完全變得冰冷，電燈光已然慘白得像一張死于野戰的兵士的臉，這裏你就進入另一種激情，你或許有一點疲倦，或許有一點昂奮，（這叫做不承認失敗的情緒）或許對於這種景況，發生了一種恐懼退縮的心理，使你想放棄了未竟的工作，逃到床舖上去，在無知的睡眠中來逃避

向你加緊攻擊的黑暗和寒冷的襲擊，這就是一個關鍵了。你或許會爲這個決定，站起來低了頭在屋內來回踱步，你臉上已然帶了疲倦和困惑的閃光，像一個陷在戰場混亂中的兵士。但是你還沒向敵人伸起手繳掉的武器，踱過一會，你的體內發散出新的活力，你獲得了體力的溫暖，相對的寒冷的力量減低，這樣，動蕩的局面安定了，你會抓起一支煙，閉了眼睛狠狠的吸去，這正是更激烈的戰鬥前的短短的沉寂，而你，已完全是一種悲烈的戰士心情了。煙很快的會吸完，你也會馬上毫不猶豫的重新作起你的工作，你的昂揚的精神力，和戰士的單一的感受，會使你的寫作工作分外的迅快，也分外的新鮮，有你所想不到的字句神奇的跳躍到紙上。而你也皺着眉也啃着唇，表示了你的忍耐和抗爭。這樣的時間，總有好幾個鐘頭，你也會因爲利害的寒冷侵襲，揮動腳踩地板，或搓搓手，舒一口氣，但你決不會再站起來在地上踱步子，而且很可能你在這工作狂熱的中間，除過專心看着面前的紙，不再浪費的看窗外（都是黑

暗的（大本營）或周圍一眼，漸漸的遠處的鷄啼叫了，這隱約的聲音，帶給你一種勝利的喜悅，你的工作就做得更快更好，風也似乎停止了，滯重的黑暗在悄悄的退卻，一直到羣鷄亂啼，窗子也漸漸露出白色的時候，屋裏也增加了一種清新的氣氛，你的工作，也多半就近乎完結的階段，你的困積久浸在寒冷裏的身子也忽然抖擻着，這時映在對面鏡子內的你的臉孔，已變得又青又瘦，但是仍就顯得堅定和單一，心裏卻為喜悅全部佔領，只覺得黑夜已盡，太陽馬上就要出來了，這一種快活的「歷史心情」。你有了經過長期艱苦巨烈的戰鬥後，終至得到勝利的兵士的驕傲。而和黑夜一同逝去的煩燥，不安，恐懼和退縮，也變成可笑的事實。黎明終於堂堂的蒞臨，清晨的風予你以友愛的撫慰，你覺得清新和振奮。而當太陽的第一道光綫照耀到你憔悴的臉上時，這憔悴的臉上卻佈滿健康的笑紋，才感到黑夜對我們的攷驗的偉大！

因此，你甚至衷心的感謝黑夜的鍛鍊的賜予，牠使你可以完成巨大的工

作，使你變得偉大！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夜，寫。）

悼黃浪萍君

接C君的通知，浪萍君的死難，到現在已屆四個月光景，讀信的剎那，是一種原始性的單純而茫然惆悵，匆匆的回答說，希望能是訛傳。但廿七年九月間，漢口的追悼會已舉行過，——人確是死了，沒有疑問。好像手里明明拿着的東西，偏要說它的并不存在一樣，這種欺騙式的安慰方法，結果將更加重悲哀的担負。

我現在索性承認了這一真實而經受應有的感情變化。困在落漠的荒山內，營着長期的失掉了尖銳感覺性的生活，轉到現在的春天，好像也甦生了過來，突然泛起的這個悼念的感情，竟是那樣複雜和活躍，恍如騎着一匹劣馬在叢雜的山岳地奔馳，是茫然而又現實的，以至擠得要寫這樣的文章。九月間追悼會

發起人的羅君的信里雖然也說要寫點什麼，但那時候，正碰到敵人向山內「掃蕩」，在兩地連連跑了六天六夜，把事情攔起了，但泰半還是因為不信任它是事實的緣故。說來得歉然的，浪萍君了解我不是一個完全自私的動物，現在來寫點悼念的東西總該得到原諒，也該知道我不是一個從死人身上剝金來鍍自己生活的殘忍的人，那會是在活人身上剝衣服一樣的流氓行爲。

浪萍君是廣東台山人，認識他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南京，但得到充分了解和認識該是去年春天的××和夏天的漢口，因為當時我們同懷着同一目的，而亦遭着同等命運的待遇。最清淅的印象，是他一口難懂得的廣東式的普通話，大家取笑說，在北平的藝術院做了二年的教授，就using着這怪腔調嗎，怪不得還是獨身者呢。但浪萍君是嚴謹的、沈默的，甚至有點口訥，——是一切藝術家一樣的一個不善於高談闊論的人；常常一個人在雪地里閑走，和獨坐在小茶館里做速寫，——是和一切藝術家一樣的一個孤獨的人。

大約是在一九三五年，政府招聘製作中山先生遺像的雕刻家，而浪萍君便是被甄取的第三名或第四名，記得另外幾位，有江小鶴先生等，弄不很清楚了。總之，此後一直到抗戰，他是在南京的立法院里靜靜的工作着——塑着中山先生的雕像，而受着優寵的生活。

蘆溝橋的炮聲該是插入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枝金箭，但也像污水的被棍子一攪，一切好的壞的都很清楚的浮現了上來。一切高等中國人，是如賽珍珠所說，都轉到我們「祖宗的發祥地」西南和西北。浪萍君沒有流轉去，雖然他似乎有着這種資格，去做悠然自得的藝術家；他放棄了自己的工作，捨棄了多年的妻子一樣愛着的作品（雕刻和畫幅）服從着政府抗戰的領導，加入一個短期的訓練班里，營着兵的生活，學着兵的技能，好像是由台子上走到平川地來。浪萍君是有肺病的，這在一種社會狀態下，是藝術家特有的裝飾，浪萍君現在放棄作品，是沒權再來享受這種特別的裝飾的，所以祇是一個病兵了。

短期的軍營生活，青年原是仰羨的，但腐臭的氣息，在中國是霧一樣的一種自然狀態，到處迷漫着，凝結着，良善的藝術家，嚴肅的生活者，得到的祇有悲憤和更大的決心，小城市的茶館里，枯坐在柴桌子旁的浪萍君的周圍，正溶着一部活的官場像形記，雖然包圍這墮落與無恥的是大規模的爲生存與好的生活而戰鬥的流血史劇。……

五月間在漢口大家見着的日子更多，幾乎天天都看見，都談話，現在記不起談些什麼了。祇有一個整個的印象，整然存在着，這也是一個好的浮雕：用柔線條雕的，嚴肅而有力的作風，雖然是帶有悲劇性的。……

六月初旬，我離開漢口到西戰場，浪萍君也參加了××師在九江一帶活躍，而就在八月間的中旬的保衛九江的戰役中，死了。……我現在祇有零碎的記憶。浪萍君的作品是和首都一起淪亡了的，而這半年多絕少作品，簡直可以說是停止了。但這也如冬天河水在冰層下流蕩，春天轉來，會更有清新壯麗的

面容，我們是這樣預期着浪萍君的，這現在是落空了。……

托爾斯泰說，人一生的幸福是能爲人類寫一部書，但必有偉壯的生活才行。浪萍君是完成了生活，停留在英雄的階段。……

（一九三九，二，廿六在中條山。）

在寒冷的上海

說是受原子彈的影響也罷，說是氣候反常也罷，今年上海的天氣，確是很特別，夏衣穿了一個超過季節的時間，馬上就穿了冬衣。

特別的寒冷統治了上海，上海在寒冷裏。

今天陽光晴麗，是一個好天氣的樣子，悶在屋裏是不行的；想『放解』一下，於是走到街上去。但就在一條不算熱鬧的路上，也還熙往攘來着許多人，卻有兩種遭遇使我很不痛快。第一件，是一個留着將軍式的威武的鬚鬚的白俄，他一再阻攔我，以很高貴的姿態，輕微的用法語喊我先生，一邊就把他的頭貼到我的一隻伸着的手上去，表示親切求援的意思，追了我很長的一段路，但終於失望的走了。我想起杜格涅夫的詩『乞丐』。雖然我也是一個窮人，和

這個白俄，我自認還不能算人類的兄弟。沒有伸出物質援救的手，也沒有伸出精神援助的手。是的，想想他們那些高貴的祖先罷，想想他們的殘酷的思想消滅歷史前進而終被歷史無情的消滅的祖先罷。他們逃難到這東方的巴黎來，滿以為是短期的，還可以在那人民的土地上恢復統治的活下去的。但一等，十年，又十年，快三十年了，他們終竟由逃難變為流亡，被歷史判定終生流亡以至無窮代的流亡命運。於是公侯伯子男們，元帥們，將軍們，變成了癩三和流氓，由罪惡到罪惡，求着無恥的生存權。貴夫人們，小姐們，也變成了『街頭真』，由荒淫到荒淫，求着無恥的生存權。

對於被歷史判決了的人們，被和我們精神相連結的弟兄們擊倒了的人們，應該沒有同情和憐恤，讓他們死罷，快快的死罷，早點乾淨我們這個本來是華美的人間和世界。……

這樣正冥想着，突然和一個胖子撞着了，他高喝一聲：『抄靶子，舉起手

來！』我看見那醬紫的臉色，閃光的金牙。後面是一個穿制服的巡官，提着槍。

有什麼法子呢？于是在陽光的街道上，在這被市長自稱的民主精神的模範的都市裏，我只得『守法的』，盡着一種中國國民的義務，伸起兩手，被一個不知姓名，不明任務，不說情由的彪形大漢，摸索復摸索約有十分鐘。到最後他看到另一個目標了，我才算被解放了的。准在這陽光的街道上走着，……

跟在一旁的妻苦笑的說：

『爲什麼就抄你呢？』

我無言。

她又更進一步的說：

『是不是你這樣子顯得野呢。看你！挺着胸走路，這就是第一個被注意，被抄的目標；剃着一顆光頭，又橫眉裂目的，這就不像一個順民，這就是第二

個被注意，被抄的目標，還有……』

我低着頭無言，我也再沒聽下去。

是的，在被原子彈的精神征服和毀滅着的上海，氣候不正常的在寒冷裏的上海，這實在是一件小小的，小小的事。因為，你放眼看罷，這上海正浸在廣大的中國的血泊裏，像一隻汪洋上的搖船。但是這血，豈只有奴隸們的卑賤的血麼？

對於流血的中國，對於寒冷的上海，這說着法語求助的白俄，這突然就抄你靶子的三道頭，這就是歷史判決出的加緊和限期施行。

于是，我的感情，就不只是憤怒。因為戰鬥的感情，就是戰鬥，單純的，非感情用事的了，在淡淡的灰色的陽光裏，我們漫然走着，……

（一九四七年一月可五日，夜）

在寒冷裏

時事新報青光創刊詞

近來上海的天氣特別寒冷，就是我這北方人，也顯得冷的樣子，覺得北方的天氣，亦不過如此，對於江南，真是又一層失望了。

好在，這就是新年。一個新的歲序又將開始了。江南的春，據說是春寒料峭的，很有一個時候；在春寒裏，我們是還得像冬天一樣的生存的。但是，這以後，就該是宜人的季節了。

對於死於寒冷中的人，我們哀悼；對於掙扎於寒冷中的人，我們同情，覺得這是人的本能的表現；對於敢然挺身與寒冷戰鬥的人，如我窗外的被狂風刮盡葉子，扯斷枝杈，而仍挺着光禿的身子在風的不斷的摧殘裏怒吼着奮戰着的

樹，這樣的人，就值得我們崇敬，是偉大的戰鬥者的榜樣，我們應該學習。用這種精神，來突破寒冷的封鎖，走向萬物欣欣的春。

如果新的一年，都要有一個希望的話，那麼，我的希望，就是不僅要有而且要充實戰鬥的精神，一如在這自然的封鎖季節，——冬天。

本刊「復活」在這轉換期的春冬之交，在這充滿艱巨與勇往的時代裏，這塊暫商借來的小地盤上，謹希望正直的作者和讀者，以「相濡以沫」的精神，各以堅實的聲音，不屈的體魄內的溫暖，擠在這裏，生點光與熱，正如與可怕的寒冷戰鬥一樣，努力作點什麼罷。

（一九四六年卅一日）

就是這樣的

我「愛不忍釋」的讀着今天的報，那上面有一幀叫做梁仁達被打死的照片，和一大片血淋淋的記事。

這就是中國的現實，這就是實施「憲政」的標語！

同住的友人的孩子，啃着麵包，湊到我的書桌前來了。他蹣跚着脚尖，也把頭伸到報面上去，兩個大的眼睛一閃一閃的。他也在看報，他還不認識多少字，但他看到那死者的照像了，他驚奇的問道：

「伯伯，這是什麼人的照像，是不是外國人「馬歇爾」？」

「不是」。我低着頭回答。

「是什麼人」？他迫進一步。

「是中國人」。我答道。這里，我就感到悲哀了，我們的孩子，他已然「先天的」覺得那登在報上的重要地位，和登在報上的照像，一定要是外國人，而且還舉出一個名子來——馬歇爾！

「是死人呀？」他看清楚了梁君的死的面容了，忽然進一步嚴肅的問我：「是誰把他打死的？」語氣是昂激的，一個七歲兒童的昂激。

「中國人把他打死」！我平淡的回答；我怕傷了孩子們純良的心。我們這一代的醜惡行爲，還是不要傷了下一代的好，這是我一向的一種「作風」。

「中國人爲什麼打死中國人」？他又進一步的問。

「……」我沒有回答。

「打死的人是不是關起來了」？他懷疑的看着我。

「沒有」？我悲哀的回答，我的「作風」已然開始崩潰了。我一邊覺得自己這種「作風」簡直是卑劣——不應該向下一代隱瞞。隱瞞？就是欺騙。

「他理由在那里」？他還是問，彷彿是打死人的兇手是我，我從他的眼里看出這一種神情。

我低下頭，用自己也很難聽見的聲音說：「他還坐在他的家里。」
於是，——他就用「行動」，以他的小拳頭連連的擊着桌子，「你混蛋，你混蛋，你不是中國人，你打死中國人的中國人」！

……
在他的「行動」下，我把頭低得更下，我已看不見報上寫的什麼。
在一個憤怒的小孩子面前，我流出了眼淚。

「可憐的幼小者呵」！我從心裏喊着說「你們的負擔太重了！」

……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黃昏時。）

一張照片

晚上，H兄送來一本「拿飯來吃」的畫集，這是一本紀念發生在南京的空前大血案的，是血和淚的紀載。

在燈下翻閱看，對着標着「血，決不會白流」的那一幅負傷者的照片，我凝視了好久，好久，我不忍揭過去。

請看，這就是拿我們人民膏血辦的「報」上的所說的「暴徒」的樣子：

一個穿着簡單的襯衣的青年，因營養不良顯得有點彎曲的身子，靜靜的立着，那一張甯靜的寬長的臉，和那廣大的額，（從這個左額角血在流下去），溫定的眼神，正直下垂的鼻子，沒有一點繃摺的閉着的嘴。兩手下垂着，他站在照片上，——不，他站在天地間，站在污穢間，我發現，這就是千千萬萬在

暴力下救亡喊呼號的我們人民的化身。中國的力量那麼平靜的流着血站着，善良的中國那麼甯靜的在污穢中站着！

給全世界看看，這是一個暴徒嗎？這是一個「毆」人的人嗎？

和他們那些偉大的玉照對比一下罷，誰像兇手？誰像暴徒？誰像個流氓？不用給後世的史家去鑑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用蔑視的精神戰鬥下去」，如果你被榮封為「暴徒」，那是偉大的，那就確定了你的戰鬥者的身份！那是好的，他們雖然用「暴」來「暴」一切，那證明他們是懂得這個字，他們也就最怕這一個字！

言語文字對野獸們是空白的東西，無意義的事物，我們的祖先用力征服了森林中的野獸，那麼，我們也就用對付野獸的方法，來消滅這些兩腳獸罷！

只有用血的力量，才洗得出一個潔淨的中國。

暴徒萬歲！

（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夜。）

給戰鬥者

想起了我們還得用戰鬥去紀念「五四」的戰鬥；以鮮血紀念「五四」所流的鮮血，多少感到悲憤。

有人說歷史是循環的，這與其說是不通，毋甯說是諷刺；但在戰鬥者的本身說，「五四」所倡導的科學與民主，現在還得流着血去爭取。「五四」開始的戰鬥任務，到現在變得更艱難，更沉重，我們不能不有一種痛然的覺悟？演到今天的局面，並不是戰鬥的力量不夠，而是戰鬥的鬥爭技術不足，以至這個偉大的運動，中途被利用和出賣，「五四」英雄的血徒然染紅了一些壞份子的紗帽頂子，「五四」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學，也被一些反人民的力量用着盾牌甚至進攻的武器來殘民以逞。

於是，流換來了一幕幕的騙局，口號的神聖的意義，也被塗抹得狼藉不堪。人民還在更大的苦難裏，中國在繼續流血。……

今天，我們第一必須用戰鬥的血洗出「五四」的真正面目；第二，我們必須要堅持對敵人的憎恨和戰鬥：記得「五四」演變到今天的「五四」，我們還得用血去鬥爭，尤其在敵人近崩潰的時候，寬恕了敵人，以至坐大了敵人，延長和阻撓了戰鬥的勝利完成，而增加了人民的苦難。

記住：我們紀念「五四」，必須學習敵人的戰鬥方法：狠和激底？一切中庸的虛偽的說教，一切誘降的花言巧語，一切外強中乾的嚇虎土包子的流氓詞令，都不要去理他，用敢於輕蔑敵人的精神，奮戰到勝利！

——應學生新報一九四七年「五四」徵文作——

後記

這一本小書，是從一九三六到一九四七年間我所寫的這一類短文的大部，幾經離亂，本來連能想出的，收在這里的這些文章，要不是幾個熱心的友人的幫助，也都在失落之數，現在居然還能湊集這麼一本，不能不感謝友情之可貴，尤其是達兄、劉兄、孫兄、敏君，真真的得謝謝他們。

我是一個偶然拿筆的人，雖然這點興趣也增加和鼓勵了我甚大的生活力量，但處在這樣的時代裏，它也給我帶來更大的憤懣和悲哀。我常嚼味着安特列夫的一句話，「垂死的人想活在著作上，是項可悲哀的事」，我雖絕無在文學上成仙入聖的企圖，但按真正嚴格的人生道路說來，時代的個人主義範圍說來，這工作可說是一種「逃避」，而就這樣可悲的「逃避」，還是不容易逃避的！

這真如對外戰爭的沉悶期中，一直鞭策我鼓勵我，我尊敬的一個友人來信說，就當做悲哀的玩具那樣的寫一點什麼罷，這種在無可如何中獲取一點什麼罷的悲寂心情，直使我感泣，我那時正在舊式軍中，連像狼那樣把嘴按在地上出一口氣也不行，我充滿了一個兵士的陰暗簡單的感情，對於刺刀的信仰。：

光陰真快，我「病」了近一年，雖然還在不算恢復健康的環境中，但由于愛我的友人的慫恿，我編了這一本小書，「在戰鬥最激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做過軍人的我懂得這道理，所以一邊我不禁悲哀的想，這本小書，又算什麼呢？我想命名做「悲哀的玩具」，就是出于這點抱歉而暗然的心情的；但有的朋友說，這不行，雖然活在失色的生活裏，我們做人不能失色，應該有點火力才行，那麼，就叫「熱力」罷，我祇好暗然的微笑着這樣同意了。

不過，「悲哀的玩具」呀，我心裏要這樣大聲的吆喝，喊叫。……

（一九四八年深秋）

附啓：去秋卽承友人見告，謂上海某某數報亦有楊力其人，撰作軍事政治報道評論文章，最好聲明一下云云。這些某某等報我是看都不要看的「報」們，覺得殊無聲明必要，好在楊力一名，我并未呈請立案專用，「疾痛」近載，昏天黑地，不知晦朔，當更無力顧到這一層，近來較痊，關心我的友人們又以此事相告，但是現在連能聲明一下的地方都沒有了，就爲了這一點，趁這小書之便，順說一句：該楊力先生當另有其人，我是沒能力寫出那樣的大作的。除示不敢掠美外，并謝謝關心我的友人們。



工作文叢



基價 2.00

82002